

南北越統一的評估

羅石圃

北越傾巢南犯，十多年來，鏗而不捨，是以「統一祖國」為目標。至西貢已被席捲，河內既高呼胡志明統一河山的遺囑已經達成，何以至今尚保留着越共政府？且有雙方都加入聯合國的請求。南北越能否合併？統一工作如何完成？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。

一 河內西貢均不忘統一任務

一九五四年，日內瓦會議所訂結的越南停戰協定，是以北緯十七度為分界線，將全境腰斬為二，在河內與西貢建立兩個政權，分別統治南北。此一半自由、一半奴役的劃分，祇是暫時性的權宜，另有統一的方式載于明文。依照該協定第七項條文規定：「基于尊重獨立、統一與領土完整原則，以達成政治問題之解決，將使越南人民享受秘密投票權利，舉行自由普選……普選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舉行」。同時規定南北越代表，須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起，即就有關全越南普選問題進行會商。這都不難看出南北越的劃分，祇是為了解決與法國勢力的撤退，到兩年期滿，即以普選而達成獨立與統一的目標。

惟以在共黨統治下的北越人民，既沒有秘密自由投選的權利可言，且當時北越擁有人口一二、八九五、〇〇〇人；南越總人口，則祇有九、二〇八、〇〇〇人。如以普選統一越南，在北越人民都受秘密警察控制的情況下投選，則獲勝的，必然會是河內共黨政權，所以普選形成了無限期的拖延。然而胡志明則無時不在叫囂「統一祖國」，吳廷琰亦于削平教派割據，並接受美援展開經建，使越南形成小康局面，在訪美時與華府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，宣稱「共同決定按照聯合國憲章原則，將以適當步驟再度統一越南」②。可見雙方對統一全越南的任務，都是夢寐不忘。

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，為南北越和平建設競賽時期，河內在毛俄

及東歐國家的援助下，雖全力奴役人民日以繼夜地從事勞動競賽，但所生產的糧食，始終無法自給，每年都須從國外進口以供應民食軍需。南越接受以美國為主的外援從事農建設，單以稻米而言，其外銷的餘糧則與年俱增。由此一時期，從北越衝破鐵幕投奔到南越的難民已有將近百萬人，便顯示如由和平建設而達成越南統一的目標，則河內政權勢必被人民所唾棄，所以北越共黨便轉而重拾武裝南進策略，企圖以武力將西貢鯨吞。

二 河內對統一祖國何以言行不符

河內派遣武裝部隊進入越南作戰，雖到一九六二年六月始被揭露，但從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，越南十八位知名之士，指摘吳廷琰政府獨裁、貪污，便已開其端。接着河內報刊與廣播連續發表評論，且毫不諱言消滅西貢政府，已成爲其新的行動方針③。

一九六一年元月卅日，「南越民族解放陣線」宣告成立，翌年六月二日，根據日內瓦協議所成立的國際監察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：證實北越破壞日內瓦協定，不斷派遣武裝部隊進入越南。同年十月，「南解」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，與郭沫若、廖承志發表聯合聲明：指責美國侵略越南，要求成立西貢聯合政府以實行中立政策。一九六三年五月，劉少奇訪問河內，與胡志明聯合聲明：反對修正主義，積極支援北越加強對東南亞的「暴力革命」④，以實現東南亞「民族解放」。越南戰局也從此日益擴大升高。以武裝席捲越南完成南北越統一，這便是河內所稱的「新的行動方針」。

值得注意的，是北越于日內瓦協定簽字後的從事和平建設，乃遵從蘇俄的「和平解放」路線，俾放棄「暴力革命」而疏遠北平，顯示河內對俄毛的和戰路線之爭而偏向蘇俄。至其利用越南知名之士反對吳廷琰政府，所擬訂之新的統一越南行動方針，于成立「南解」以爲其南進工具的同時，且不惜採取「武鬥」路線而開罪蘇俄，甚至與劉少奇聯合聲明反對「修正主義」，更不難窺見胡志明的武裝統一南越決策，其態度的堅決，乃不惜孤注一擲，置一切反對都在所不計。

更發人深省的，是執行日內瓦協定停火監督任務的國際監察委員會，乃由波蘭、印度、加拿大三國代表所組成。波蘭代表既完全聽命于莫斯科，印度代表亦以蘇俄馬首是瞻而偏袒北越，以致該會凡是不利于河內的案件都無法作成決議。由此次所提出的調查報告，竟公然指出北越破壞日內瓦協定，不斷派兵侵入越南，既不難看出蘇俄對河內重拾「武裝暴力」路線的反對態度；更可看出胡志明以武力達成其「統一祖國」的企圖，不惜冒大不韙態度的堅決。

十多年的戰爭，尤其是胡志明逝世之後，北越勞師糜餉，不僅使丁勇前仆後繼地葬身于南方戰場，而美軍的海空轟炸，使北越本土，也經常在硝煙炮火之中。在人力方面：至一九六九年，其人口結構，女性比男性多出一百萬人，以致工業勞動力，女性佔百分之六十，農業勞動力，則有百分之七十落在婦女肩頭。乃造成田園寥落，工業生產已陷于半停工狀態中。且自一九六四年以後，所生產的稻米，一直停滯在四百二十萬噸，平均每人所分配到的食糧爲約二十磅，雖大量進口，每人亦祇能分配到三十磅的米糧^⑤。可謂全國上下都在半饑餓狀態之中，正是爲了「統一祖國」而掙扎戰鬥。

至今今年四月卅日，西貢陷落，越共臨時政府既遲遲未遷入此一都城，在成立軍管政權後，並將西貢更名爲「胡志明市」。再由北越勞動黨總書記黎笈在祝捷大會上所稱：「我們感到自豪，已實現了故主席胡志明「統一祖國」的遺囑……我們爲越南大好河山歡呼，由現在起，從諒山到金甌，已經重歸統一」^⑥。此即明示河內已將南越置于其統治之下。再從南北越的軍隊已經合而爲一，及聲言將河內建設爲全越南的首都，無不使人認爲南越已經併入北越的統治下，西貢將成爲地方政權。然而到六月初旬，越共臨時革命政府既已遷都西貢，並舉行該政權成立六週年紀念大會，及宣佈接管西貢軍

管政權，再加上所採取的自由經濟政策，都表示並非在河內統治之下；至七月十五日越共居然申請加入聯合國，且在第三天，河內亦申請爲聯合國會員^⑦，更可證實南北越的統一尙屬遙遙無期。

三 從歷史上看越南的分合

當西貢被北越席捲時，寮國聯合政府總理溥瑪曾經指出：北越今後最重要的工作，將爲統一南北越而全力以赴，勢必無暇侵寮，而其統一工作的期限，至少亦須五年方可完成^⑧。這說明北越併吞南越，使用武力擊敗西貢自由政府，祇不過是跨過了大統一的第一關，今後仍然是困難重重，且不敢操之過急。這從西貢淪陷以後的各種跡象顯示，可見溥瑪的判斷並非妄言。何以致此？我們從南北越在歷史上的分合，及法國統治時代的分隔情形，與對法戰爭過程中「越盟」的分裂，都可以找出統合上困難的端倪，其分隔並非自日內瓦協定劃分南北越開始。

越南一般人都將其全國分別爲三大區域，即北圻、中圻、南圻，其實這是有其歷史根據的。依據中國史乘，越南乃由南越王趙佗得漢封而始有其名，不過當時南越所統轄的地域，在九郡之中，僅有交趾、九真、日南等三郡在越南的北圻，其餘均屬粵桂。古時越南的中圻有「越裳國」，後漢時爲「林邑國」——亦稱「占城」或「占不勞」，唐以後爲「環王國」，因其國王居占城，故亦仍以占城爲國號。由于與位居北圻的越南壤地相接，以致常相攻伐。至東漢時，馬援征交趾，將徵側、徵貳討平，鑄銅柱于林邑——即今日越南順化市，顯示此時越南的疆域，始由北圻伸展至中圻^⑨。

又據「大南實錄」載：「己未三十一年（一九七九）春正月，故明將龍門總兵楊彥迪，副將黃進高，率兵三千餘人，戰船五十餘艘，投思容沱海口，自陳以明國通臣，義不事清，故願來臣僕，時議以彼異俗殊音，猝難任使，而窮迫來歸，不忍拒絕，真臘國東浦（按：即今西貢附近嘉定之古名），地方沃野千里，朝廷未暇經理，不如因彼之力，使闢地以居，一舉而三得也」。又「戊子十七年（一七〇八）八月，以鄭玖（華僑）爲河仙總兵，玖建營伍，駐于芳城，民婦日集，卒贈左都督」^⑩。此又說明越南勢力自東漢伸展到中圻，至清初始藉中國政治難民的力量，開始經營南圻。因爲南圻原爲

眞臘（高棉）屬地，雖以王位之爭，而臣服于建都順化的阮朝，但因阮氏必須北拒統治北圻的黎朝，無力從事南圻的開發工作，所以仍然是南北對峙之局勢。

至清代乾隆年間，安南又形成三分局面：由鄭氏專政的黎朝，都東京，即交州唐都護所治的轄境——今北圻河內地區；西山阮氏居西京，即古日南、九真地，今中圻順化；舊阮主居南圻嘉定，即今日西貢及其附近地區。到嘉慶七年（一八〇二），阮福映始將越南統一，在中圻順化建都，而奄有南北圻土地。惟以阮氏復國，乃得力于法國援助，並許割崑崙崙島（POYLO CONDORE）予法，及在峴港等地傳教通商，所以法國勢力亦早就伸入南圻。由法西聯軍戰役所訂立的「嘉定和約」，更使法國設立南圻元帥府于西貢。因此，法國于統治越南時，亦將全國分劃爲三個區域：北圻爲「東京保護地」；南圻爲「交趾支那直轄領地」，中圻爲「安南保護王國」，名義上仍由阮王朝統治，連同寮國、高棉，統稱爲法屬印度支那，設總督于河內統治全境，但仍置副總督于西貢⑩。

四 南北越劃分有思想意識上的界限

線

隨法國統治而興起的越南人復國運動，則並未由于殖民者將全越一分为三而分道揚鑣，由復國運動到民族獨立運動的奮鬥途中，因爲反法復國的目標一致，以致大家不分地域與黨派，每有起義事件發生，南北各地均無不聞風響應。如一九三〇年二月，北圻安沛宣佈獨立，將所有駐于當地的法國官吏一併殺戮，法軍正集結進攻時，而太平、山西、南定、北寧、永保各省的越南官兵，同時叛變，陷法國軍方于手足無措的境地。且南圻各省羣衆，亦振臂羣起，包圍官署，提出減稅要求，使全國騷動。雖然此一事件終于被法國當局的殘暴鎮壓所救平，但反法復國運動，則因此更加深入人心，使村婦農民，無不以驅除法國勢力爲天職⑪。

胡志明于日本佔領越南期間，得以集結三圻志士，聯合十六個團體，組成「越南獨立同盟」——簡稱「越盟」，以「反法抗日」爲目標，便是基于

南北越統一的評估

數十年來的復國運動演進而來。越南「勞動黨」（共黨）雖在一九三〇年即已宣告成立，且一直由胡志明領導，但以越人志在復國，對馬列主義不表歡迎，所以無法發展組織，祇好投靠領導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實力強大的「越南國民黨」。至一九四〇年，日軍侵擾越南，各黨派紛紛而起，在廣西柳州聯合組成「越南革命同盟」，由阮海臣任主席，胡志明所派遣的心腹武元甲、范文同、李光羣亦當選爲中央委員。

來年五月十八日，于聯合各地青年婦女工農團體舉行大會後，即將「革命同盟」改組爲「獨立同盟」，由胡志明領導，並打起「反法驅日」的旗幟，由各地民衆組織游擊武裝⑫。從此三圻志士與所有黨派均加入越盟，各地人民，也無不奮起響應，而胡志明及其共產黨徒亦不提馬列主義。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同盟國決定越南以北緯十六度爲界，分別由中、英兩國軍隊受降，在北部中國軍隊防區，由于得到駐軍的同情，越盟遂得以主人的姿態出現，于各地建立組織，在「大越南民族主義」的號召下，使其實力與日俱增。法國殖民者雖由英軍的掩護而捲土重來，但無法抵禦「越盟」武裝的到處襲擊，這是越南全國團結抗法的初期。

至一九四九年，毛共佔據大陸，胡志明在北平指使下已暴露共黨面目，取得來自大陸的大量支援，乃使先前參加「越盟」的非共黨派，大都與它分道揚鑣。至毛共軍政幹部大批湧入越南，頤指氣使，儼然新殖民主人態度，更激起非共黨派人士以驅法反共爲戰鬥的雙重目標。當時法國爲企圖利用它們反共的立場以緩和反法情緒，乃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令保大返越重組王朝，並爲他組成了二十萬人的土著軍，可是越南獨立各黨派所提出的口號是：「反對共產主義，更反對殖民主義」⑬。這便不難看出越南人從反法戰爭開始，便是以實現民族獨立與民主政治爲目標。

五 南越自由民主思潮的氾濫

一九五四年，由日內瓦協定所劃分的南北越，將中圻與南圻均劃入南越，這不僅是土地與居民的劃分，乃是把包括知識份子的領導階層，從思想意識方面，作成了民主自由與階級專政兩方面的分界線。對這批人而言：統一工作，地域的統合祇是形式上的表現，由思想意識所形成的政經制度，才是

實質上統一的主題。因此，在河內的領導階層中，如黎笏等既有不少南越人，在南越更有一百萬來自北越的難民，都顯示他們視政治制度比鄉土尤為重要。因此，河內所強調的「統一祖國」工作，主要的，在將鐵幕擴展到中圻南圻，使南越人民都能相信無產階級專政。以往西貢方所稱的統一越南，是拆除北方的鐵幕，讓生活在共黨統治下的人民，都能享受到民主自由。

一九六〇年，越南十八位知名之士，指摘吳廷琰政府獨裁，以至此後所有的學潮與反政府運動，固然多被共黨份子從中利用進行顛覆工作，但最主要的，還是由于大多數人都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，因為領導反政府運動以及參加的人，除少數別有用心者而外，絕大多數都為反共份子，如陳友清神父等即是明證。不過這批廣大的南越自由主義份子，在以往雖然都是北越推翻西貢政府的有力友軍，但到變色後，對北越式統治的反抗，其威脅作用，將比當年西貢政府所遭受的尤有過之。

從一八六九年，法國設立南圻元帥府開始，到法國統治印支後，又將越南三分，既使統合不足百年的越南重加分隔，以致受法國文化薰染既久且深的南越人，更加傾向自由。何況自一九五四年南北越分治以後，二十多年來，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潮與風尚，跟隨着五十多萬美國軍人，與美援專家及工商機構，大量湧入，美國風氣與生活方式，早已由西貢吹遍到所有城市鄉村。尤其受美式教育薰陶而成長的青年，雖然在自由政府統治下，可以策動他們「反美國」，反對「親美」的西貢政府，但一旦要勒令大家拋棄美式生活享受，根除思想上的民主自由，其羣起反抗，乃屬勢所必然。這是河內在統一工作上所遭遇到的另一難題。

西貢政府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，再加上數百萬農村自衛武裝，在當年征召入伍時，固然有不少人企圖設法逃脫，這是連年戰火中所難免的常情，斷非表示他們願以犧牲自由的代價向共黨換取和平。而阮文紹政府在大撤退過程中，很多部隊都是不戰而潰，但多半是由于唯恐家人無法逃離，不得不挈眷南逃，以免陷入鐵幕。此適足以表現反共意志的堅決，所以斷不願向共軍屈膝投降。到大錯已經鑄成，眼見到西貢淪陷，在富國島及湄公河三角洲各地，仍然與共軍戰鬥到底的前政府軍，固然充分表現了這種不與共黨妥協的意志，其不得已而放下武器的，亦未必甘作河內統治下的順民。

誠然，毛共與北越當年都是爭取到了廣大的農民，遂得以收平各地的反

共武裝，但它們的法寶，是以土改分田爭取到農民的歸心。由于西貢政府早已實施了「耕者有其田」的土地政策，所以越共亦無法再藉此法寶以爭取農民。更重要的，是南越大部份農村，大多早已受過共黨統治，深悉它由笑臉開始，繼之以一步緊一步的殘酷控制，所以他們在政府軍擊敗共軍後，亦即紛起自首，連所有越共留下的潛伏幹部也紛紛自新。這數百萬在綏靖計劃下自首的農民，雖然已經重又被關入鐵幕，但已無法再騙得他們歸心，並很容易加入反共抗暴的行列。這都是南越共黨政權不得不宣佈實行自由經濟的原因。

六 反共勢力仍然屹立

富國島，仍然由西貢前政府部隊的固守，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到處有反共武裝出沒，連西貢的治安亦難以維持，這是越共政權外長阮氏平夫人亦並不否認的。我們有根據斷定越南變色後的烽烟尚不止此，因為與越共勢難兩立的，並不單是越南政府軍。而「高台教」、「和好教」，及中部高原邦美蜀的山地部落，都是有組織的反共團體且擁有堅強的武裝，他們斷不會遵照越共政權的命令，輕易繳出械彈而作為順民。

以西寧省為基地的「高台教」，創始于二十世紀的初期，在范公稷主持下，使此一宗教組織，加深了濃厚的政治色彩，且擁有萬人以上的武裝。在戰前以反法活動團結教徒，且于活動區域內，設有行政、賦稅、軍事、司法等機構，儼然為一小王國。戰後曾經參加「越盟」，為爭取越南獨立自主而從事反法戰爭。但因「越盟」企圖併吞該教所擁有的三十萬之衆，將其教主之一的陳文廣加以監禁，所幸范公稷重返越南，乃轉而與法方合作反共，成為合法組織及參加阮文春內閣。至越南獨立，吳廷琰為貫徹軍隊國家化的政策，曾與高台、和好教聯軍作戰多年，雖終以政治談判得到解決，使武裝部隊接受政府收編，但對當地信徒的影響力仍然如故。

「和好教」的活動範圍，在西貢以西直至高棉邊境，包括南圻最肥沃的產米區，成立于三十年代，至日治時代，已擁有武裝，乃與「越盟」合作而參加獨立戰爭。至一九四六年春，其教主韓福蘇因無法接受馬列主義而私自逃回，卒被越盟捕獲而裂尸處死，教徒被殺害者更多，故與河內及越共之間

離深似海^⑤。此後在吳廷琰政府時，其反政府武裝雖被擊敗而不得不接受收編，但在當地傳教如故，潛勢力仍十分廣泛強大。誠然在今年初，高台教與和好教曾有武裝抗拒政府征兵的衝突發生，幾乎演成另一場內戰。但他們的動機，是不滿政府軍節節敗退，在共軍已逼近其鄉土的情況下，遂決定動員教徒，武裝保衛鄉土，因此拒絕其子弟兵被政府征召入營，這不僅不表示他們厭棄反共戰爭，且更可看出他們抵禦共軍意志的堅決。

以高台、和好兩教會與河內及越共並肩反法，曾飽受馬列信徒的殘害痛苦，甚至不惜轉而與法方合作從事反共戰爭。就他們有信仰相同的堅強組織，及擁有裝備訓練精良的自衛武裝，對河內挾其傀儡越共在西貢所建立的政權，斷不會憑一紙命令，便會繳出武器，自在意料之中。至于共軍何以不趁戰勝餘威揮軍進剿？顯然是慌于將他們救平並非在短暫期間所可能，而且一經觸發戰火，所有反共勢力，包括知識份子、天主教、佛教信徒，以及並未繳下武器的前政府部隊，和山地民族武裝，都將羣起響應，一致對共黨政權鳴鼓而攻。所以不得不暫時形成僵持。

他如邦美蜀的山地部落民族，他們都是驍悍善戰，一向為越南反共武裝中的生力軍，但在六十年代初期，由于美國軍方的重視，對他們特別給予良好的裝備與訓練，但也因此使這批生長在落後山區的人，崇尚民主自由，因而形成了對西貢政府在當地的行政措施不滿，尤其反對「大越族主義」，曾一度爆發了獨立戰爭。雖經美方斡旋由政治談判得以解決，但對越共的統治，尤其是置他們于河內管轄之下，未必便會俯首順從，何況收繳他們視為比生命更為重要的彈藥鎗枝。所以河內不得不先求安定，再求統一。

七 獨立要求越共亦在所不免

越共，雖然是由河內一手哺育扶掖而成，在戰場上，更是以北越部隊為主，但與河內並非水乳交融。如去年春間，河內派遣一位中委兼黨書記及負責宣訓的蘇友南巡，在南越共黨「中央局」會議席上，因嚴厲批評指摘越共工作不力，坐失良機，引起負責南方工作的范興非常忿怒^⑥，以致演成了當眾的明爭。從范興並未如蘇友所稱的將被河內撤回洗腦，即不難想見河內不得不遷就南方。

南北越統一的評估

范興是南越人，在抗法戰爭時代，即為「越盟」的高級幹部，自一九六八年，他便在南方擔任勞動黨的領導工作——主持南方政治局，以北越勞動黨（共黨）中委、政治局委員，及北越政權副總理身份駐節南方，至今仍在南越掌握大權。此外如越共臨時政府主席黃進發，國防部長及西貢軍管會負責人陳文查，都是南方人。由陳文查奉派回到南越工作時，即化名為陳南忠，以示盡忠于南方^⑦，可見河內在南越都是交由南方幹部當權，正是唯恐違反了南越人的獨立意向而引起反抗，甚至越共也與它脫離離心。

我們斷不可認為越共在河內重軍壓境的情況下，不容許它有叛離獨立的情況發生，須知近在咫尺的毛共，既早已與越共政權根據雙方外交關係，建有直接航線及撤開河內的支援，且雅不願北越由統一南方坐大，以致由蘇俄扶助在亞洲共黨陣營，形成與它分庭抗禮之勢。為越共維持其獨立立場，既可制止河內力量擴張，且便于它的勢力由南越、高棉、寮國而形成對北越包圍的態勢。蘇俄雖有支持河內由統一越南以與毛共抗衡的意圖；但一旦越共由于毛共撐腰而堅持獨立立場，亦難免轉而支持越共^⑧，以免它一面倒向北平，則河內處境，便將陷于十分不利。

何況北越由于在越戰過程中，對越共支援，早已形成反客為主，此不僅給予充滿了獨立自由思想的非共人士，認為侵害了南越人的尊嚴，連不許有國家意識的越共幹部，也有此同感。如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，河內突然下令，將越共派駐西貢的和平隊員五十名，全部撤回共區，其罪名為他們「過于同情西貢政府」^⑨。此即說明這批共幹，在美軍撤離越南後，面對着北越仍然以重兵不斷向獨力防守的西貢挑戰，乃使他們反而對西貢政府表示同情，亦即地域觀念壓倒了階級意識。假如河內急于統一越南，很可能激成越共站在南越大多數人獨立立場，不惜訴諸戰爭，則北越部隊所面對敵人，將比西貢自由政府尤為頑強。這便是河內不得不表示已經統一越南河山，用以安撫北越軍民；但又不能不讓越共政權仍以獨立姿態出現，並由西貢、河內同時申請加入聯合國，藉以籠絡南越人心的根本原因。

八 結論

河內如何「統一祖國」？何時可以宣告統一工作完成？一九七三年九月

，當時担任越共臨時政府主席的阮友壽，他于訪問巴黎時宣稱：「北越是完全現實的，它非常了解，在目前，南越人民雖大多數是愛國者，但卻渴望獨立主義的政權……北越認為這是不需要匆促行事……一俟條件成熟，南北越重歸統一，終究是會實現」^⑳。這已充分說明了南北越一統，在打垮了西貢自由政府以後，仍然需要相當長久的一段時期，河內已早在意料中。

至于這項工作如何進行？在巴黎協定簽署後，北越南滲的人員中，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平民，包括工匠、文員、醫師與一般勞工與農民，並多攜家挈眷。其陸軍參謀長文進勇，且親赴越共區告知北越駐軍，將在南越安家落戶，接着有大批新娘南下，以與派駐南越的官兵成親。這與明太祖平滇後，沐英奉詔每六十里設一堡，留軍屯田，並移江南之民三十萬戶入滇定居——其間包括沐氏所率官兵眷屬，及技術工人，因此得使蠻夷雜居的邊疆內向，可謂有同樣用心^㉑。這便是北越統一南越的基本工作。

在軍事上，既已使南北越武裝部隊合而為一，在政治上，雖仍有越共獨立政權，但其實權操在勞動黨南方政治局。由領導該局的范興乃勞動黨中委及政治局委員兼河內政權副總理，便不難窺知南越政權乃由河內控制，其獨

立祇是虛名而已。對統一工作，便無須匆促行事，以俟水到渠成。可見薄瑤所估計的三至五年，的確是最短期限。

註①③④⑤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，中冊，朱鶴賓著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。註②「越南編年史」，默山著。註③④「越南烽火風波與展望」，本刊，第十二卷，三期，拙著。註⑤「北越擴大印支戰爭新估價」，本刊，第九卷，九期，拙著。註⑥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，五、十六。註⑦路透社聯合國本年七月十八日電。註⑧「誰使寮共反美排右」，新生報，本年，六、七，駐東南亞特派員盧辛航訊。註⑨「林邑傳」，「晉書」。註⑩⑪「東南亞列國誌」，程浩著，「旋風出版社」出版。註⑫「越人復國運動及安沛暴動」，「華僑日報」，一九六九、九、廿六，「東南亞雙週刊」。註⑬「北越內閣無力大舉南侵」，「中央日報」，一九七四、七、十二，鄭禎西貢航訊。註⑭「南越新政府領袖」，「華僑日報」，本年，五、十八。註⑮「中蘇共爭向越共提保證」，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，六、七。註⑯合衆社西貢電，一九七四、七、十三。註⑰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三、九、廿。註⑱「第三越南陰影」，本刊，十二卷，十一期，拙著。

日本社會黨進退失據

劉令輿

日本社會黨自片山哲組閣以後，二十年來不僅一蹶不振，更為日漸凋零之感。自民黨為對付社會黨早年力量的強大，由岸信介倡導，合自由黨與民主黨而為一，成立自由民主黨。故連續在日本持政，以迄於今。反觀日本社會黨，內部又分裂為二，成立了新的左中偏右的民社黨。一合一分之間，距離益形懸殊。而社會黨內，又派系林立，分為佐佐木系、新江田派、勝岡田派、成田知己派、石橋政嗣派、河上派等。內部意見分歧，各自為政。歷年無論參眾兩院選舉，以及地方性選舉，社會黨無不節節落敗，隨時失去若干席次。最近社會黨的若干動向，更為左右為難，進退失據。似乎在應付國內國際變動局面，毫無原則立場可言。如社會黨平時標榜中立，等距離外交的基本路線，而成田知己又是日本較為親俄的身份，所以身任日本社會主義協會委員長。但完全經不起實際考驗，一被環境加以大力壓迫，則有不知所措

，任其隨波逐流之感。社會黨之對內對外，更經不起時代考驗，若沿此作風下去，社會黨若不能易絃更張，其在日本政壇，可能更為日漸式微。日本社會黨本來不務實際，再加之全無原則作法，則本末俱失，一無是處矣，其得不日趨衰微乎？

成田之屈服於毛共霸權條款

成田知己第六次大陸訪毛團，在廖匪承志、孫匪平化的要挾下，成田不能把握社會黨的基本外交原則，中立、不偏的等距離外交。換言之，即日本社會黨，亦大致相同日本的等距離外交，即在俄毛二者之間，不作任何左右袒。如社會黨內，佐佐木更三比較親毛派，而勝岡田派則比較為親俄。成田在對毛共日本尚未建交前，即任社會主義協會委員長，其有蘇俄的力量支